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舟車類

行水行陸之具 舟以行水，江河湖海皆用之，車以行陸，山嶺【英屬香港之山，有鐵路汽車可上下。】平原當用之。行水之具，與舟同其作用者，有簞，有筏；行陸之具，與車同其作用者，有輿，有轎，有騎，皆所以便交通也。

萬牲園有舟有車

京師西直門外有萬牲園，農專試驗場也，實三貝子花園舊址。園中交通機關頗備，水行有舟，陸行有車。游人出賃價，即可乘之。車有後推者，則較前挽者為安適。

舟車並濟

有以船濟人者，而羊角車或肩輿至，亦載之以渡，蓋以車輿置之舟而人即坐於其中也。江、浙二省所在有之，以浙之錢塘江渡船為最大。

棕船、棕輿

康熙庚午、辛未間，有彝陵嚴總戎者，歸吳門，聲伎服食，師心造奇，以棕覆船，施於山塘游舫之上，製似茅亭，方而長，乃於前後積土栽花，隨時易之，則又如小亭閣榭。華亭靖逆侯喜而做之，遂盛傳於江左。丙戌、丁亥，贛州總戎楊某復仿其意，以飾乘軒。每歲樵使至，或巡漕假道，多以贈之。由是嶺嶠游閒，頗以棕輿為美矣。

汽船

汽船，俗稱火船，一稱火輪船，以蒸氣為原動力，用推進螺旋機，以行於水面。

汽船、汽車所裝之發聲器，曰汽笛，為開行、停止及暗夜濃霧大雪時發聲警人之用。其構造為一小管或喇叭形之物，連接汽鍋上部，以機關放蒸汽使鳴。

漢宜汽船

漢口至宜昌，水程約華里一千五百餘里，江面較下游窄，而湍急過之，且多淺灘，航行視下游為難，往來有汽船。

最初航行者，為我國招商局之江通，次則彝陵，次則固陵。初開時，僅半月或一月航行一次。蓋當時民智未開，往來商貨，仍由內港輪舶上下，必俟客貨俱滿，始能啟行。其後則怡和、太古，以漸航駛。迨光緒甲午中日戰爭之後，宜昌、沙市關為通商口岸，日本商船亦漸露頭角矣。

座船

官署所蓄之船，為本官所乘者，曰座船，不載客，不運貨，例標本官結銜於黃布以為旗，懸於桅，以表異之。其舟子食於官。

差船

差船，官署有之，以備本官之差遣所用者也，亦不載客，不運貨，船旗標明差船。

漢陽有雙飛燕渡船

漢陽渡船最小，俗名雙飛燕。一人盪兩槳，左右相交，力均勢等，捷而穩。且取值甚廉，一人不過制錢二文，值銀不及一釐。即獨買一舟，亦僅數文。故諺云：「行遍天下路，惟有武昌好過渡。」

江浙婦女之使船

南人使船，北人使馬，古語有之。北方婦女之善騎，為南人所豔稱，而南方婦女之能弄船，則每多忽之。湘、鄂不必論，以舟女皆裹足，僅能為助手也。至於江蘇及浙江之嘉興，其舟中婦女，以皆天足，故於撐篙、盪槳、曳縴、把舵之事，無不優為之，蒙霜露，狎風濤，不畏也，不怨也。

江蘇婦女搖渡船

江蘇之上海、揚州，有以婦女搖渡船者，皆天足也。間有二八女郎在其中，雖為風日所侵，膚色黧黑，而搔頭弄姿，無不修潔自好。上海之至浦東，揚州之至平山堂者，輒乘之。

滿江紅

滿江紅，船名，江淮之船也。船之門為斜面，其大小有一號至五號之別，五號最大。行時不論風之順逆，必使帆，以艣佐之。相傳明太祖初得和陽，欲圖江南，與徐達乘小舟，於元旦渡江，舟子發口號曰：「聖天子六龍護駕，大將軍八面威風。」太祖聞此吉語，大喜，與達躡足相慶。登極後，訪得之，遂官其猶子，並封其舟而朱之，故稱滿江紅。自是以後，遂以舸而擴為巨舶。汽船、汽車未興之時，每駛行江、浙間，自清江浦以達杭州，載運往來南北之客。其後則生涯蕭索，與無錫快等船，皆鮮有過而問之者矣。

南灣子

南灣子，江北之船也，其舟子率為高郵之邵伯人。駛行之航路，至鎮江而止。船艙之門直，極大者有七艙，極小者為二艙。不使帆，所用者篙艣而已。

無錫快

無錫快者，無錫人所泛之船也，往來於蘇之蘇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鎮江、太倉，浙之杭州、嘉興、湖州。買權者問船之大小，則於單夾術、雙夾術之外，輒以若干檔為答。檔者，舟師之代名詞也。其言檔也，曰幾個檔，即幾個人也。船艙之門為斜面，略如滿江紅。乘客餐時，必佐以所烹之青菜，味至佳，蓋舟主之眷屬所製者也。

小汽船拖帶船船

滿江紅、無錫快諸舟之往來江、浙間也，固以汽船、汽車之大通而失其利市矣。其幸而僅存者，則富貴之家以眷屬眾多，來往浙西之杭、嘉、湖，與蘇五屬之蘇、松、常、鎮、太者，特賃一舟而乘之，取其安適。而又以其駛行之遲緩，則別以小汽船曳之使行，俗所謂拖帶者是也。行時，以鐵纜繫於汽船之尾，鼓輪直進，行駛自如。拖船之舟子，安坐無事，惟於轉折之時，偶一司舵而已。

網船

無錫有網船，視漁船為大，而小於無錫快。凡城鄉來往之十里八里者，皆乘之。

舢舨船

舢舨船，作紅色，船首繪兩魚目，上海有之，其篷有租界或警察局、捐務處發給執照所載之號碼，一船僅載兩三人，泛於中流，隨浪顛播，望之甚危，然失事者甚鮮。

划船

以竿進舟謂之划，而俗以用槳者為划，伸足推之，進行甚速。紹興人精此技，皆男子也，謂之划船，常往來於江、浙間。

艣船

江淮流民以船為家，凡吳越間之有水可通者，無不泛棹而去，妻孥雞犬，悉萃於中，船尾有以一人立而左右施槳者，俗謂之艣船。艣，音帽，小船也。蓋本於揚州方言，小舸謂之艇，艇謂之艣船也。

艣船中之人，其於鄉里有家者，輒冬出春歸，歸而率其天足之婦女，從事田畝。農事畢，則扃門而又出矣，歲以為常。亦有

自春徂冬，常年飄泊者。其船所至之地，男子之業為皮匠，為拉車，女子之業為縫紉，俗謂之曰縫窮婆。若力作，若小負販，若拾荒，則男女老幼同任之。誠以其耐勞苦，忍飢寒，皆出於天性，而大多數之婦女皆天足，故雖極人世間至污濁至艱苦之事，皆無所憚，無所避也。

海門之舟

浙江之海門，屬台州，舟甚陋，約長三丈餘，廣六七尺，上支竹箬以為篷，中無障，至夜，風甚大。艙中僅容二人，可坐不可立。

航船

浙江臨水州縣各鄉，皆有航船，男女老幼，雜處其中。以薄暮開駛者為多，解纜時，鳴鑼為號，以告大眾。郵政未通、信局未設之處，且為人寄遞函件，罔或誤。

班船

江蘇之稱航船也，曰班船，喻其往來有定，更番為代也。

廣州之船

廣州省河，船名不一，紫洞艇之外，有河頭船，專為載客遠行者，如赴任、赴差官員，則船價極廉，以可夾帶貨物也。若能包庇過關，不惟不取船價，並可賂遺輿臺，大差更不言而喻矣。又有低艙艇、孖艙艇、沙艇等，則專為渡送行人之用，而沙艇尤輕便也。

渡黃河之平底船

貴德城據中海之交，憑黃河之險，環居番族，夙號巖疆。凡黃河以南之蒙番出入，悉以貴德為總匯。市肆無丹噶爾之繁盛，然百貨駢集，估客蟻屯，亦互市要區也。東十里至黃河岸，可乘舟渡黃河。河面寬二百餘步。舟平底，以巨木為之，一舟可坐五六十人，約兩小時之久而登岸，邊方舟子之操舟誠拙也。如隆冬，兩岸方結冰，或秋冬水淺河涸，舟不能泊岸，又須背負以濟。貧民擁塞河干，爭負過客。操是業者，單衣蔽體，敗絮裹足，日得數十錢，聊以餬口。

松花江之&~HYIHV;&~HYYPN;

吉林有以巨木剝作小舸，使之兩端銳削，底丹弦平者，大者可容五六人，小者二三人，稱曰&~HYIHV;&~HYYPN;，或有作威弧、威呼、威忽者，皆轉音也。刻木為槳，一人持之，左右運掉，其疾如飛。松花江冰凍時，即用以代馬槽。入山獵捕者，水則乘以渡，陸則負以行，殊便利也。

寧古塔樺皮船

寧古塔有樺皮船，以樺皮為之，止容一人，用兩頭槳。如出海捕魚，則負至海邊，置水中，得風，便自駛矣。

甘肅板船

甘肅所行駛之板船，頗似浙江之大划船，櫓舵略具，帆檣不施，無樓無篷，僅有艙以儲百貨。三月水生，循河套往來寧夏及山西包頭鎮，訖於七月，以運輸燕、晉各貨。俄、英、德、美諸商在甘省設公司市羊毛，亦用板船運載，輒循河套經山西，遵陸而達於天津以出口。

甘肅牛羊皮船

甘肅黃河中有牛皮船，其製船法，殺牛斷頭及蹄，剖腹，去其肉，以麻線縫之，一如原式，曝乾待用。用時，取二牛皮或四牛皮，上束以長木數挺，更於木上橫鋪以板，則一船成矣。【製船愈大，則牛皮以數遞增。】浮於河，運輸貨物，槳舵不具，但憑一篙順流下，隨意所適。蓋名雖曰船，實則木筏也。登陸，則繫其木板，以車載牛皮而歸。皮甚堅韌，亦可乘以渡河。又有羊皮船，其製法與牛皮船同，惟差小耳，極少，須用四羊皮縛於木下，乃能任重，亦有六羊或八羊者。黃河河流過蘭州，出靖遠縣石峽入中衛縣境，乃不復見牛皮船而始見板船。乾隆朝，金川之役，阿文成公桂攻克美諾寨時，以皮船渡水，克小金川。僧克桑遁，澤旺降，遂進討大金川。

羌海皮胡盧

有作羌海之游者，自一顆樹東行四十餘里渡黃河，河面寬百步，渡無舟。土人以羊脬裝足空氣，一人繫於背，泅水以渡，名之曰皮胡盧。密縫牛皮作囊，留兩孔，鼓空氣吹之，膨膨然如五石匏，重載不沈，名之曰大胡盧。若僅一二囊，猶不可渡。蓋以中流旋轉，人力無所施，必隨流而下也。或六或九，多或十餘，聯而為一，四周縛以巨木，後懸一木如舵，中立一木如桅，可張帆，可施槳也。

朱竹垞說西湖游船

杭州之西湖，風漪三十里，環以翠嵐，策勳於游事者，惟船為多。秀水朱竹垞檢討彝尊嘗作《說舟》一篇，其命名，有以形者，有以色者，有形色皆具者，有以姓者。

方舟

查伊璜蓄方舟，分數節，舁之入杭州之西湖，以中節坐客，客多，更益數節，鑲之如一舟，加前二節為首尾，布帆油帷，數童槳之，徧歷諸勝。又兩小舟，長四五尺，一載書及筆札，一置茶鐺酒果，並掛船傍左右，前卻如意。客去，則復散此舟，使人舁歸而藏之。

藕花社

龔芝麓宗伯鼎孳嘗偕其姬人顧橫波游杭州，寓西湖，夏夜艇樓下，小飲達曙。月明如洗，天水一碧，樓臺燈火，周視悄然，惟四山蒼翠，時時滴入杯底，因作《醜奴兒令》詞云：「一湖風漾當樓月，涼滿人間。我與青山，冷澹相看等閒。藕花社榜疏狂約，綠酒朱顏。放進嬋娟，今夜紗窗可忍關。」藕花社，舟名也。

自度航

陸筱飲解元嘗於杭州之西湖造小舟，曰自度航，筆硯茶灶，以水為家，不復含有軟紅塵土。「得魚沽酒，賣畫買山」，則舟中楹帖也。筱飲畫《自度航圖》，且題以詩，其註云：「番禺中堂為余書自度航額，後以貧，售之他人，作賣自度航詩。」

煙波宅

張芑堂徵君嘗於杭州西湖製舫，曰煙波宅，陳無軒為之圖，鮑淥飲為賦絕句云：「臣本煙波一釣徒，全家只合住菰蒲。旁人漫擬知章賀，不道西湖勝鑑湖。」「底須更覓買山錢，且把漁竿上釣船。生計莫嫌湖面薄，儘教乞與鮑家田。」「雲山面面總吾廬，一葦飄然信所如。卻笑裏湖林處士，懶因猿鶴別移居。」「詩思無時落眼前，破除聊復付高眠。坡仙好語從相借，挂起西窗浪接天。」

杭杭杭

厲樊榭徵君嘗撰《湖船錄》，既成，杭堇浦檢討世駿戲謂之曰：「余生杭州，姓杭氏，他日擬製湖舟，取一葦杭之之意，題曰杭杭杭。前人有軒軒軒、堂堂堂、亭亭亭諸題榜，不自余作古矣。」

瓊飯船

杭州西湖所有之船，惟雲林寺瓊飯船有帆，每日色初晏，渡湖而歸，船中僧齊聲梵吹，游人以此為返樞之節。張仲雅嘗有詩詠之曰：「一片湖光起暮煙，夕陽西下水如天。蒲帆影裏千聲佛，知是雲林瓊飯船。」

再到行亭

阮文達公元撫浙時，既濬西湖，作一墩，在湖心亭旁。落成，又造一舟，命陳曼生題榜，曰再到行亭。

西湖游船之題額

道光時，杭州西湖多游船，船名皆甚雅。琴書詩畫船，為屠琴隱題額。綠楊陰裏小行窩，為孫子瀟題額，相傳為王仲瞿孝廉所有。若蓬萊舫，則為趙次閑題額。若泊宅，則為汪鐵樵千戎題額。又有半湖春、四壁花、宜春舫、十丈蓮、煙水浮家、小天隨等，亦皆堪游憩也。

用作楫、凱橈

蔣果敏公益澧開藩兩浙時，恢復會垣，嘗造兩舟以娛軍士，大者曰用作楫，小者曰凱橈。

小浮梅俞

杭州西湖有小浮梅俞，德清俞蔭甫太史槌之舟也，門下士仁和徐花農侍郎琪為製之。其自跋曰：「花農為吾造小舟，或擬襲用余吳下池中小浮梅之名，又擬名以俞舫，余因合而名之曰小浮梅俞。蓋俞之本義，《說文》云，舟也，猶曰小浮梅舟云爾。嗟乎！人生斯世，養空而浮，當知吾一俞也，勿曰俞必屬我也。」

雲舫

雲舫者沈雲舫所造也。江小雲即以其字題之，並補書沈文忠公一聯云：「三十里光景無邊，開口問西湖，可能都變作尊中綠酒？七百年風流未歇，從頭數南渡，幾曾見銷盡鍋裏黃金。」

薛舫

全椒薛慰農觀察時兩罷守杭州，主講崇文書院，嘗召集其門下士課文於湖舫，又為湖舫詩社，與諸老輩酣嬉於西湖，極一時風雅之盛。去杭日，門下士闢鳳林寺隙地，構屋一楹，顏曰薛廬，別造一舟，仍名薛舫。

花艇

光緒時，嶺南以花艇著稱於世。花艇者，妓所居之船也。後以火劫禁止，遂皆上陸，鶯鶯燕燕，不復泛宅浮家矣。船有樓，其下有廳事，可設席，謂之開廳。開廳必以夕，海風冷然，列炬如畫，珍錯紛沓，絲竹嗷嘈。上者在穀阜，次者在迎珠街。然雖號稱為舟，而鐵纜繫之，屹然不動，幾忘其在水中央也。

姻緣艇

姻緣艇，廣州珠江有之。蓋穗垣高等妓女，雖於花艇列房而居，然房至隘，酒闌夜深，無以留髻，則相將就宿於別艇。艇容積不寬，而陳設甚雅，俗謂之姻緣艇，一曰鴛鴦艇，蓋專為卜夜而設也。羊城譚壽伯曾於《珠江竹枝詞》中詠之云，「江干煙柳碧如絲，隔水人來唱《竹枝》。記得定情三五夜，姻緣艇上月明時。」

紫洞艇

游船以廣州為最華縟，杭、蘇、江寧、無錫不及也。船式不一，其總名曰紫洞艇。咸豐時，長沙周壽昌有《詠紫洞艇》七絕，詩云：「拉雜春風奏管弦，排當夜月供珍鮮。流蘇百結珠燈照，知是誰家紫洞船。」「沙鍋沙快橫樓矗，快蟹船連畫舫排。【以上五種皆船名，惟橫樓最大。】郎意不如雙槳密，早朝催去晚潮回。」「四面珠簾捲玉鉤，連檣沙尾泊中流。分明一曲清溪水，只少秦淮十里樓。」「二八亞姑拍浪浮，十三妹仔【音崽。】學梳頭。琵琶彈出酸心調，到處盲姑唱粵謳。」「海南果熟不知霜，五角羊桃觸鼻香。丹荔黃蕉都過了，熱橙熱蔗滿街嘗。」【冬時香橙、甘蔗俱用蒸食，呼為熱橙、熱蔗。】「珠娘裝束學吳娃，窄袖青衫短玉釵。真有膚圓光緻緻，凌波不用鳳頭鞋。」【珠娘有極美者，冬時亦白足見客。】「珠水源分卅六江，東西雲湧鬢丫雙。素馨莫問遺宮種，第一看花是海幢。」「一聲香喚賣花船，漁婢生涯海國天。水閣路連花埭遠，四圍都是蠶家田。」

燈船

燈船，江寧、蘇州、無錫、嘉興皆有之，用以游覽飲宴者。及夕，則船內外皆張燈，列炬如畫。夏時為盛，容與中流，藉以避暑。舟子率其妻孥，為蕩槳把舵之役，雖二八女郎，亦優為之，蓋皆天足也。船中或有蓄妓以侑客者，春秋佳日，肆筵設席，且飲且行，絲竹清音，山水真趣，皆得之矣。江寧秦淮河之燈船，有題曰瀟園，曰宛中茶舫，曰得勝茶園，曰悅來畫舫，日需賃資數十金也。蘇州人之呼燈船也，曰熱水船，蓋以夏夜為多故耳。

酒人船

咸豐時，熊某自金陵龍溪僱一舟，邀上元金亞匏同至王墅。既登舟，則舟人蔣姓，其舟固每歲泊城中運漚河者。金與陳月舟、何澹成為之小作妝點，常遊於青溪數里，一時士女皆呼為酒人船。當粵寇犯江寧時，幸脫出，在湖熟，日以供行客來往，舟中之物則皆灰燼矣。

龍舟

端午競渡之舟，飾為龍形，曰龍舟，南中有水之處皆有之，泛乎中流，乘潮上下。五陵少年輒坐於其中而作樂，鉦鼓喧闐，日暮始已。

紅船

紅船，長江有之，用以救生，故亦曰救生船。遇有客舟之厄於風潮者則拯之，遷其人物於紅船中。

打珠船

混同、諾尼諸江汊產珠，布塔哈烏喇歲有打珠船。有珠之河，水冷而急，以大船夾獨木之&~HYIHV;&~HYYPN;，植篙透底，數人持之，泅者負袋緣篙而下，得蚌滿袋，貯&~HYIHV;&~HYYPN;中，官督剖之，未成珠者仍棄於水。私采之禁，等於鬪參。

挖河船

濬河機器之狀如舟，大亦如之者曰挖河船，以鐵為之，底有機器，上有機架，形如人臂，能挖起河底之泥，重載萬斤，置之於岸，旋轉最靈。光緒初，天津機器局造成試用，曰直隸挖河船，用以濬大清河。

撈泥船

南中農隙，鄉人輒掉小船於河，撈其泥，以舟載之歸，儲以壅田，曰撈泥船。蘇州、松江、嘉興等郡，雖婦女亦優為之。撈時，須植立於船中，婦女皆天足，故雖歷時甚久，而不以為勞也。

漁船

江蘇、浙西皆有漁船，一舸中流，妻孥並載。每至日將下春時，漁人輒命其婦姑弱女，各擔其竟日所獲之魚蝦蟹蛤，入市販之。野花插鬢，掩映斜陽，大踏步而來，低聲喚買。朱劍芝以為此即絲不如竹、竹不如肉之自然人聽者也。

槍船

咸、同間，蘇州有費玉成者，名秀元，慷慨任俠，鄉里少年屠販飲博之徒多從之遊。當事始裁抑之，繼知其材可用也，保舉至都司，郡紳韓履卿都轉崇亦極稱之。時方奉札募槍船，巡防封門。聞寇已入胥門，知時勢不可為，急率死士至仁孝里，挾履卿出。履卿至周莊，憤鬱成疾，旋往上海，輾轉至海門，客死焉。玉成仍益募槍船，為保衛鄉里，徐圖恢復計。槍船者，南鄉小艇，艙一槳一，火槍二三枝，行水面若飛，居民用以獵禽，有事，則資以禦盜者也。其始制甚小，每船僅容三四人，後漸擴充，增設臺槍、洋礮，於是制益精而用益廣，內河水師特為羽翼矣。費氏所屬殆有數百艘。

礮艦

礮艦為海防艦之一種，功用略同。惟礮艦體輕，喫水淺，能航行於淺海江河。

魚雷艇

魚雷艇者，駛行輕疾之小艇，以薄鋼板製之，中裝魚雷發射管，專於暗夜雨雪中或戰鬪時礮煙之下，駛近敵艦，發射魚雷以轟沈之。大者從艦隊之後，遠出海洋，或離隊獨行，小者備港灣中之用。

魚雷母艇

魚雷艇體小，不能載重，又不能遠射大洋，於是魚雷母艇以為裝載兵器、煤糧，接濟魚雷艇，有時載運魚雷越海，以為攻敵之用。

魚雷礮艇

魚雷礮艇，所以攻擊魚雷艇者，其功用與魚雷驅逐艦同。

魚雷驅逐艦

魚雷驅逐艦速力最強，裝置速射礮、機關礮等，能追魚雷艇而破壞之。艦中亦備魚雷，為轟擊敵艦之用。以其駛行迅速，故又可用以偵探敵情。

周青士附赤馬船入泖

嘉興周青士，名箕。嘗至嘉善，獨行於岸，見有赤馬船縛布為帆，問焉往，船人以入泖對。乃思就九峰訪故人，亦良得，乃請附載。比及泖，則已暝，船人促登陸。俛俛無所之，忽望見有僧廬，即闖入。小沙彌見之駭，強令出，乃步琉璃鏡下，睹壁間所揭詩牋，中有己作，因指示沙彌曰：「吾語人耳，非賊也。」沙彌以語主僧，為煮白飯，止其宿。詰朝，自泖達九峰，抵華亭，遂訪高士吳騏、王光承之居，兼旬乃返。

周櫟園詠漕篷船

漕篷船前狹後廣，閩之延平、建寧有之。周櫟園侍郎《閩茶曲》有句云：「鴨母船開朱殷紅。」即謂是也。

周櫟園、潘次耕詠白板艇

閩之延平、建寧二郡，船行屹嶠間，全藉篙力。板薄，不過數分，不假丹漆。周櫟園詩云「黯淡灘頭白板艇」是也。又潘次耕《溪行雜詠》云：「門小不容舒眺望，篷低裁足展衾幃。」

吳中林、查嗣琛詠清流船

錢唐吳中林太守廷華嘗守福建之興化，有詠清流船詩，詩云：「五篙何處賦招招，一片雲帆近大橋生。怕橫山溪水急，開船趁得午時潮。」【橫山梅溪水東下，船必乘潮而西，乃得濟。】「篷如半月壓船舷，只許侏儒自在眠。桅腳開窗方尺五，居然小有洞中天。」「荒村破曉一雞鳴，朝日山頭漸次明。不似惜花春起早，擁衾徐聽戛鍋聲。」【天明，爨者戛鍋，舟人乃起。】「不為和羹佐傅巖，何曾忘味有蘇髯。上游玉粒成斤換，水口關頭爭食鹽。」【上游鹽價甚昂，舟人多私載覓利，水口設官巡查，許貯食鹽五十斤。】「如戟如刀千萬鋒，羊腸鳥道水溶溶。鐵稍公自誇能事，不怕峻嶒石有鋒。」「花豬肥肉玉如肪，還買河魚一尺強。菡萏灘高明日過，晚來先獻九龍王。」【舟人專祀九龍山，蓋九龍灘神也。】「鐵腳層冰未覺寒，百錢水袴費艱難。赤身不怕陽侯怪，笑踏波濤過淺灘。」【水袴長不滿尺，入水著之。】「村醪無過壓茅柴，秫米朝蒸甕晚開。一飯便浮三大白，餽糟不待漉巾來。」「樵蘇水畔一舟橫，留得青山客不爭。柯斧滿林誰是主，白雲深處聽丁丁。」「上水艱難千里多，柴枝米粒易消磨。今朝到岸都歡喜，小武當山一笑過。」【山在浦邑之南。】海寧查侍讀嗣琛嘗偕梅定九、朱字綠、張青雨過建灘作詩，其一云：「初登清流船，船小妨內【入聲】首。一龕不盈丈，兀兀坐卯酉。及經火燒灘，灘淺尚難受。此地昔嶮峻，山根蟠地厚。傳聞用火攻，石爛洩水口。一線鑿凶門，乖龍渴逾吼。榕城百水驛，硤砢十八九。直宜捨舟楫，復事牛馬走。一笑謝長年，毀車吾已久。」其二云：「似磬眾灘石，力聚堆一門。寧知跬步間，灘轉石愈繁。大者各磊落，五嶽分位尊。小者尤縱橫，八陣連雲屯。此方昔割據，局促開乾坤。霸氣鬱未消，石勢猶併吞。撫茲一長歎，恃暴安足存。」其三云：「積陰埋幽壑，灣環萬古黑。形氣所軋成，變幻謝繩墨，位置踰人工，并非造化力。欲以五字詩，竭意作鐫刻。有如草間虎，屢射鏃不沒。安得鍊石手，叱汝變五色。」其四云：「石勢逞雄傑，欲遣水鬱盤。水從排空來，鐵鎖不可攔。有時千百丈，掣電飛雲端。有時五三折，陡起咫尺間。兩怒各未平，白晝蛟龍搏。舟子力難恃，應變須神完。倒纜挽逆篙，如作壁上觀。決機在針鋒，脫險過彈丸。」其五云：「水亦自相關，直立高於屋。我舟擲水底，低受浪不足。如逢吞舟魚，突過滿魚腹。驚雷雜風雨，眩轉失耳目。一躍出重圍，天晴山水綠。」其六云：「山形乍開豁，灘怒似少息。蕩槳聊呶啞，夷猶弛腕力。我亦攬幽賞，微吟意稍適。有石聲砉然，忽破船底入。水面石可防，水中石難測。君子慎履坦，索塗須適埴。」其七云：「造舟爾何人，斲木如紙薄。常恐遭魚龍，未足當一攫。豈知逢擊觸，善受賴柔弱。百折付一招，繞指霹靂作。鸞環象運鼻，屈曲蛇赴壑。招招真吾友，性命印汝託。」其八云：「下水例買米，上水例買鹽。買米利無幾，買鹽贏倍添。利多非汝福，官府禁最嚴。貪心溺不戢，終恐罹髡鉗。往來各有欲，輕取已不廉。擇利莫若輕，米賤汝勿嫌。」

鮑倚雲乘清流船

閩船之篙師，多清流縣人。船身甚長，即清流船也。客篷分五之二，其外容四人打槳之地，頭尾駕兩划以分水勢，長各丈餘，絡以巨石，重百鈞。篙師坐船頭，高視灘孔，作虎踞勢，如與灘鬪，間不容髮，有「紙船鐵艄公」之諺。船製不一，視其木，率軟薄而碎，以鐵皮鐵釘密鈐之，如不可恃。乾隆癸亥秋，歙縣鮑倚雲自永春下泉州，每下一灘，其危如墮，船底作磔裂聲，罅縫千條水號號上湧如泉咽，篙師不懼也。

鮑西岡欲製坐吟舫

鮑銓，字西岡，京師之漢軍人，嘗為長興令。其在長興時構一舫，取唐張志和語，題以扁，曰往來苔雪間。暇日數與錢唐詩人金壽門褰裳臨汎，啜茗清談，命工寫為《雙溪詩話圖》，邑人嘖嘖倚為佳話。北歸以來，杜門屏跡，每於春秋勝日，思欲徧游西山，徒有許掾之情，苦抱深明之疾，是以因循而不可得。比聞鄰人造車，詢其值，僅十金，度一驢之資不過五六金而已，於是欣然動念，擬置一乘，為消遙山野之具。顧囊中羞澀，未能猝辦，預製一詩一銘以識之，并字之曰坐吟舫，示不與尋常車等也，異日儻或遂其欲，不與吳興故事並傳耶？詩曰：「行宜陸，居當屋。像飛蓬，利長轂。輪已膏，驢已粟。尋吾詩，向巖谷。」

馬嶧谷之舟如仙槎

馬嶧谷嘗以己意命匠人造一舟，異常製，每乘之以游大江南北，清潔幽雅，見之者謂其如仙槎也。

和珅有獨木舟

乾隆時，和珅當國，威震中外。福建布政某承辦材木，得一香樟，大十餘圍，高矗霄漢，乃伐而獻於珅，自漳至京，運費至銀三千餘兩。珅命匠剝削雕刻為一舟。舟成，長四丈餘，廣一丈六尺，不加髹漆，香氣馥郁，名曰獨木舟。上為樓船形，艙舷寬敞，可容百人，中有鏡臺、書室，紅軒碧廚，上築臺榭，後植花木，吳省蘭嘗為之作記焉。

舟成，珅未嘗一臨坐。及事敗，沒入禁中。仁宗見而歎曰：「是奴所享受，朕亦不得望其項背也。國之精華，盡於是矣。」乃浮於後海，不一坐，目為妖物，比之宋陸放翁之南園焉。

兩駁集貲造船

張樵野侍郎陰桓至美，某領事上書言，旅外商民，願集貲造船，無事則商家運貨，有事則備國家之用。張據以咨總

署，總署謂恐輕易啟釁，力駁之。已而張入總署，薛叔耘京卿福成出使英、法，復申前說，張亦駁之，蓋己所不能成之事，亦不欲人成之也。

箶

箶編木為之，用以渡水。設肆售木者之轉運，每將木聯綴成箶，使其順流而下。司箶之人，即編茅為篷以居其上，旅客有附之者。且郵政未興之時，信局未設之處，亦為人寄遞書物也。

筏

筏為竹所聯綴，藉以渡水之用。設肆售竹者以之轉運，略如木箶。其司筏者，亦為人寄遞書物，旅客且可附之以行，惟不能剋期而至，與箶同。

汽車

汽車，俗稱火車，又稱火輪車。其製以汽機為原動力，曳引客車、貨車行駛於鐵路之上。其裝設汽機之車，謂之機關車，俗稱車頭。

小汽車

英人杜蘭德於同治乙丑七月，以長可里許之小鐵路一條，敷於京師永寧門外之平地，以小汽車駛其上，迅疾如飛，京人詫為妖物。旋經步軍統領飭令拆卸，群疑始息。自是而後，遂有淞滬鐵路矣。

利用汽車

天津初創汽車，先試行於租界土路，又以載貨車一輛繫其後，令中外五十人坐車中，分三等，駐津英領事與我國官員居上等，從人坐其下，車外四周則雜賓也。試行一周，便捷而精美，華人咸鼓掌稱善，或錫其名曰利用焉。

慢車、快車

鐵路開車之速率，有慢車及快車、特別快車三種。吾國通行之快車，每一小時約二十六哩，尤快者約三十哩。歐美各國，則自四十五哩至五十五哩，尤快者七十五哩至八十哩。特別快車者，謂沿途之小站不停，較他種車為尤速也。

花車

花車為汽車之一，以頭等車或頭等臥車為之，其中陳設無異常時，惟於門於窗繫花為綵，緣於門及窗以為飾。花則五色具備，綴於松柏枝。政界於迎送長官時用之，藉表優待之意也。

手搖車

手搖車，鐵路執事人所乘，於汽車開後以要事來往於各站者也。車有輪，行於軌，僅容六七人，以手搖之，並樹紅旗以進駛，使汽車之司機者得瞭見之，不至相撞也。客有要事而不及附乘汽車者，亦可出資雇之。

皇帝五輅

國朝初制，玉輅、大輅、大馬輦、小馬輦、香步輦，並稱五輦。大朝日，設於太和門東。乾隆癸亥，改大輅為金輅，大馬輦為象輅，小馬輦為革輅，香步輦為木輅，玉輅仍舊，並為五輅。戊辰，欽定五輅之制。

玉輅，木質髹朱，圓蓋方軫，飾以青，銜玉圓版四。冠金圓頂，鑲金垂雲承之。簷帖鑲金雲版三層。青緞垂檐亦三層，繡金雲龍及羽文相間。繫繡金青緞帶四，屬於軫。四柱繪以金龍。門垂朱簾，四面各三。環座以朱闌，飾間金彩。闌內周布花毯，中設金雲龍寶座。兩輪各有十八輻，鑲花飾金。貫以軸轆二，兩端飾金龍首尾。後建太常十有二旂，青緞為之，繡日月五星，旂繡二十八宿，裏俱繡金龍，下垂五彩流蘇。扞攢竹髹朱，左加闌戟。右飾龍首，並綴朱旒五，垂青綉。外用納陛五級，左右闌皆髹朱，飾金彩。駕象一，鞞以朱絨紉。陳設時，行馬二承轆，亦髹朱直竿，兩端鈔以銅。

金輅，圓蓋方軫，飾以黃，銜金圓版四。黃緞垂檐三層，繫黃緞帶四，屬於軫。後建大旗十有二旂，各繡蛟龍。

木輅，圓蓋方軫，飾以黑，銜花梨圓版四。黑緞垂檐三層，繫黑緞帶四，屬於軫。後建大麾十有二旂，各繡神武。服馬二，驂馬四，設游環和鈴。

象輅，圓蓋方軫，飾以紅，銜象牙圓版四。紅緞垂檐三層，繫紅緞帶四，屬於軫。後建大赤十有二旂，各繡金鳳。服馬二，驂馬六，設游環和鈴。

革輅，圓蓋方軫，飾以泥銀，銜圓黃革四。白緞垂檐三層，繫白緞帶四，屬於軫。後建大白十有二旂，各繡金虎。服馬一，驂馬三，設游環和鈴。餘俱如玉輅，大駕鹵簿，法駕鹵簿用之。過大朝會，則設於午門外。

皇帝輦輿

國朝初制，皇帝祀天地，並乘涼步輦，陞殿之日，陳於太和門東。乾隆壬戌，定大祀，親詣行禮，均乘禮輿。出宮，至太和門，乘輦。又奉旨，凡遇祀畢還宮，均備禮輿，永為定例。戊辰，始造玉輦，改涼步輦為金輦。大祀南郊乘玉輦，北郊、太廟、社稷壇乘金輦，其餘朝日、夕月、耕藉以下等祀，均乘禮輿。遇朝會，則並設於太和門外。駕出人，御步輿。行幸，御輕步輿。是年，乃欽定輦輿之制。玉輦，木質髹朱，圓蓋方座，飾以青銜玉版四。冠金圓頂，鑲金垂雲承之。曲梁四垂，端為金雲葉。青緞重檐，周為綵積，繡金龍，繫黃絨紉四，屬於座隅。柱繪雲龍。冬垂青氈門幃，夏易以朱簾，黑緞緣，四面各三。座綴版二層，上繪彩雲，下繪金雲，環以朱闌，飾間金彩。闌內周布花毯，中設金雲龍寶座，左列銅鼎，右植劍劍。內列四轆，兩端銜金龍首尾，外用納陛五級，左右闌皆髹朱，亦飾金彩，昇以三十六人。大駕用之。金輦，圓蓋方軫，飾以泥金銜金圓版四。冠金圓頂，黃緞垂檐，冬垂黃氈門幃，夏以朱簾，黑緞緣，四面各三。座環以朱闌。內外四轆，昇以二十八人。法駕用之。禮輿，枋質，上為穹蓋二層，上八角，飾金行龍，下四角，飾亦如之。冠金圓頂，鑲金雲承之，銜以雜寶。明黃緞垂檐，繡金雲龍。四柱飾蟠龍，門端及左右闌飾雲龍，皆鑲金。內為金龍寶座，幃用明黃雲緞紗氈，各惟其時。左右啟櫺，夏用藍紗，冬用玻璃。直轆二，大橫杆二，小橫杆四，肩杆八，皆髹朱，繪以金雲龍。橫鈔以銅，縱加金雲龍首尾。昇十六人。法駕用之。步輿，木質，塗金，不施轆。中為盤龍座，冬施紫貂坐具，夏以明黃裝緞。四足為螭首虎爪，承以圓珠，周繪雲龍踏几，籠以黃緞。直轆二，大橫杆二，中為雙龍首相對，小橫杆四，昇以十六人。鑾駕用之。輕步輿，木質，髹朱，不施轆。象牙為之座，踏几髹以金。直轆二，加銅龍首尾。大橫杆二，小橫杆四，肩杆八，皆鈔以銅，餘俱如步輿。騎駕用之。

皇太后輦輿

乾隆己巳，欽定皇太后儀駕。龍鳳輿，木質，髹以明黃。穹蓋二重，上為八角，各飾金鳳。下正方，四隅飾亦如之。冠金圓頂，鑲雲文，銜以雜寶。明黃緞垂檐，上下皆銷金龍鳳，四柱皆繪金龍鳳。櫺四啟，青紉網之，前為雙扉，啟扉則舉櫺懸之，內髹淺紅。中置朱座，坐具明黃緞，彩繡龍鳳。前加撫式，亦髹明黃，繪金龍鳳。直轆二，大橫杆二，中為鐵鍍金雙鳳相向。小橫杆四，肩杆八，皆髹明黃，橫鈔以銅，縱加銅鍍金龍鳳首尾，昇以十六人。龍鳳車，木質，髹以明黃。穹蓋二重，上繪八寶，各飾金鳳。下繪雲文，四隅飾亦如之。冠金圓頂，鑲雲文，銜以雜寶。明黃緞垂檐，蓋明黃絡，四隅繫明黃絨絢，屬於軫。四柱左右及後，皆繪金龍鳳。中各啟櫺，青紉網之。門上鑲金龍鳳相向。明黃緞幃，黃裏。坐具明黃緞，彩繡龍鳳。兩輪各十有八輻，轆二，鈔以鐵鍍金，駕馬一。儀輿，木質，髹以明黃，上為穹蓋。冠金圓頂，塗金，簷四隅繫黃絨紉，屬於直轆。明黃緞垂檐，明黃緞幃，黃裏，中置朱座。坐具明黃緞，繡龍鳳。直轆二，橫杆四，中為鐵鍍金雙鳳相向。肩杆四，俱髹明黃，兩端鈔以銅鍍金，昇以八人。儀車，木質，髹以明黃，穹蓋上圓下方。冠

銀圓頂，塗金，簷四隅繫黃絨紉，屬於軫，明黃緞垂檐。四柱不加繪飾，裏髹淺紅，明黃緞幃，黃裏。坐具明黃緞，彩繡龍鳳。輪各十有八幅，轆二，鈔以鐵鍍金，駕馬一。辛未，皇太后六旬萬壽，高宗尊養祝嘏，鴻儀備舉，預涓吉日，自暢春園躬奉慈駕入宮。皇太后銜金輦，明黃緞幃，繡壽字篆文，奉輦以二十八人。辛巳、辛卯，皇太后七旬，八旬聖壽，並御萬壽輦，自暢春園回宮。

皇后車輿

乾隆己巳，欽定皇后儀駕。鳳輿，木質，髹以明黃。穹蓋二重，上為八角，各飾金鳳。下方四隅，飾亦如之。冠金圓頂，鏤雲文，銜以雜寶。明黃緞垂檐，上下皆銷金龍鳳。四柱皆繪金鳳。櫺四啟，青紉網之，前為雙扉，啟扉則舉櫺懸之，內髹淺紅。中置朱座，倚髹明黃，繪金鳳。坐具明黃緞，繡彩鳳。前加撫式，亦髹明黃，繪金鳳。直轆二，大橫杆二，中為鐵鍍金，雙鳳相向。小橫杆四，肩杆八，皆髹明黃，橫鈔以銅，縱加銅鍍金鳳首尾，舁以十六人，親鸞御之。鳳車，木質，髹以明黃。穹蓋二重，上繪八寶，八角各飾金鳳，下繪雲文，四隅飾亦如之。冠金圓頂，鏤雲文，銜以雜寶。明黃緞垂檐，蓋明黃絡，四隅繫明黃絨紉，屬於軫。四柱左右及後，皆繪金鳳。中各啟櫺，青紉網之。門上鏤金鳳相向。明黃緞幃，黃裏。坐具明黃緞，繡彩鳳。輪各十有八幅，轆二，兩端鈔以鐵鍍金，駕馬一。儀輿，木質，髹以明黃。上為穹蓋，冠銀圓頂，塗金簷。四隅繫黃絨紉，屬於直轆。明黃緞垂檐，明黃緞門幃，紅裏。中置朱座，倚髹明黃，繪金鳳。坐具明黃緞，繡彩鳳。直轆二，橫杆二，中為鐵鍍金雙鳳相向。肩杆四，兩端鈔以銅鍍金。舁以八人。儀車，木質。髹以明黃，穹蓋上圓下方。冠銀圓頂，塗金，簷四隅繫明黃絨紉，屬於軫。明黃緞垂檐。四柱不加繪飾，裏髹淺紅，明黃緞幃，黃裏。坐具明黃緞，繡彩鳳。輪各十有八幅，轆二，鈔以鐵鍍金，駕馬一。

貴妃、妃嬪車輿

貴妃、妃嬪車輿之制，乃乾隆己巳高宗所欽定。貴妃翟輿，木質，髹以金黃，蓋幃坐具皆金黃緞，繪飾彩繡，皆金翟。橫杆，中為鐵鍍銀翟相向，翟首鍍金。凡杆皆縱加金翟首尾。肩杆四，舁以八人。餘俱如皇貴妃翟輿之制。儀輿，木質，髹金黃。幃幃坐具皆金黃緞，繪飾彩繡，皆長翟。橫杆中為鐵鍍銀雙翟相向，翟首鍍金。餘俱如皇貴妃儀輿之制。儀車，木質，髹金黃。幃幃坐具皆金黃緞，繡彩翟，餘俱如皇貴妃儀車之制。

妃，翟輿，木質，髹以金黃。冠銅圓頂，塗金。蓋幃坐具皆金黃緞，繪飾彩繡，皆金翟。直杆加銅髹金翟首尾。肩杆鏤翟首尾，髹以金。舁以八人，餘俱如貴妃翟輿之制。儀輿，木質，髹以金黃。冠銅圓頂，塗金。肩杆二，舁以四人，餘俱如貴妃儀輿之制。儀車，木質，髹以金黃。冠銅圓頂，塗金，餘俱如貴妃儀車之制。

嬪，翟輿，儀輿、儀車均同妃。

皇貴妃車輿

乾隆己巳，欽定皇貴妃車輿之制。翟輿，木質，髹明黃，緞繪飾彩繡，皆金翟。橫杆中為鐵鍍銀雙翟相向，翟首鍍金。凡杆皆縱加銅鍍金翟首尾。肩杆四，舁以八人。餘俱如皇后鳳輿之制。翟車，木質，髹明黃。蓋飾金翟，左右及後繪金翟，門上鏤金翟相向。坐具繡彩翟。轆鈔以鐵鍍銀。餘俱如皇后鳳車之制。儀輿，木質，髹以明黃，椅繪金翟。坐具繡彩翟。橫杆中為鐵鍍銀雙翟相向，翟首鍍金。餘俱如皇后儀輿之制。儀車，坐具繡彩翟，餘俱如皇后儀車之制。

站口兒車

京師長街通衢，驟車林列，以待過客之賃坐者，曰站口兒車，蓋在胡同之口也。一日海車，言其跑海也。海，喻其廣漠無邊，不能有定所也。

跑快車

都人游南頂者，有跑快車之風，大抵在前門外天橋一帶，其地空曠，車行至此，必長驅鬪捷，然往往有敗轆脫輻之虞。

敞車

敞車者，無掩蔽，露行於城市郊野者也。其賃資，計當十錢五枚，可行五里，一車可容十餘人。

黑車

京師有某某數處，為黑車停駐待客之所。黑車者，夜行無燈，密遮車窗，使乘客不知所經之途徑，故謂之黑。某處有茶肆，欲乘此車者，往飲茶，並預習其一定之隱語，與茶博士言之。茶博士即以隱語為之招一車至，不議車價，來客亦不必與車夫交一言，徑上車，車夫即為之送至一宅，推客下車。車夫又以隱語告宅中之人，匆匆竟去。即有婢女持燈，引客人一所，如巨家之繡闥者，凡所身歷，無殊劉阮之入天台也。凌晨，車夫呼門，復匆匆送之原處，亦不索車值也。

楚北郎中章某，美丰儀，宦京師，嘗為友招飲於酒樓。宵分劇醉，家中車不至，躑躅獨行，過一委巷，有車轆轆然來。章以為家所遣也，招之，跨而上車行，縱橫曲折，莫辨東西。久之，至朱門之側，石級十重，危牆數丈。章甫下，御者遽以物幕其首，曳以行。章大駭，然不能支持，覺前後左右凡有數人，或推或挽，踰門闥甚多。俄至一所，眾為解其幕，視左右，則美婢二三人，明眸巧睇，吹氣如蘭。視其處，則畫堂明燭，珠簾半掩，地上五文駕錦，著履皆柔。堂中獸爐一，香氣徐熏，彌滿一室。章倉皇無措，亟詢婢，婢笑曰：「既甘心來此，何問為！」俄而屏後一麗人嫋嫋來，既至前，見章曰：「噫，此非某郎也？」顧長婢曰：「汝亦不審耶？」婢曰：「此皆某誤事，今乃如此！」章木立不敢動，見長婢向麗人耳語久之。麗人面微赧，入屏風後，數婢推章入他室。章此時漸已了解，顧心尚微怯，即聽婢所為。婢為易衣膏沐，歷一時許，始蒞事。時麗人已低鬟微笑，立堂前。婢持酒肴來，令章就麗人同坐。章不能多食，婢執壺力勸，章勉飲數杯，麗人亦微有酒意。婢撤肴饌送歸寢，衾褥華潔。章中夜醒，酒渴思茶，視麗人睡已熟，牀前一几，上有水果數枚，伸臂探取之。時燈已欲燼，手誤觸一物，堅且方，疑為印章，即納枕畔，更覆果。食方半，聞叩門聲，麗人驚醒，促章同起披衣，即潛納印章於囊中，欲以為徵。比出門，婢仍幕之如前。登車至家，天未明也。出印視之，象牙小方形，上刻某某啟事，章大駭汗。蓋某某者，滿某部侍郎，章即其部之郎中也。越數年，某某沒，始敢以告人。

姚儀覆徐乾學車

姚制府啟聖督佐康親王平閩，欲滅鄭成功以絕民望。然與納蘭太傅明珠不睦，明曠徐元文劾之。徐故為顧亭林甥，陰庇明裔，亦曠其所為，遂周內其罪，露章彈劾。幸聖祖察知，不究其事。公子儀心銜之，偵知其兄乾學自某省學政歸，苞苴無算，伺於蘆溝橋，俟其車數十乘至，儀固具兼人力，乃拽出車尾，盡掀於巨浪中，大言曰：「若輩所取貨財，皆不義，敢拉余鳴之官乎？」徐懼，強忍而已。日久，聖祖聞之，大笑曰：「姚儀此舉，殊快人意。然有此勇力，不可使閒置。」遂改授武職，立功海上，洊至雲南鶴麗鎮總兵官，以善終。

拉車當差

平定壽陽里民無車，拉客車當差。華州則里民斂錢交官，官拉客車以當差。道光朝，富陽孫子丹刺史銜嘗作詩詠之，詩曰：「拉車復拉車，輿夫氣不舒。掀公於道貨棄地，將軍驅向縣中去。有役孳孳手執牌，謂是蘭州餉使來。朝廷驛遞歲支幾百萬，一鞞兩夫馳以馬。將軍代夫事可行，如何劫奪行李赴郵程。山西壽陽平定州，陝西華州華陰縣。兩地相隔路五千，不圖奪車暴政不相遠。我昔曾權平定事，代庖兩月事暫止。我今轉餉皋蘭來，奪車載鞞心徘徊。一言願告有司良，廠夫工食費誰償？治盜不能乃為盜，驛卒度支充宦囊。吁嗟乎！役卒度支充宦囊。」

某宗室御要車

咸豐時，有某宗室者任誕自喜，或謂即肅順，或謂乃其弟，或謂即端華。一日，值步軍統領出巡，某御要車，而以班中且裝躑躅置車外，下車帘，偽飾婦女。及步軍統領車行近，高呼其名曰：「我送你。」即將躑躅直送入車中，步軍統領亦無如之何。

劉梅軒御驛車

浮梁汪勉齋者，於光緒甲午應禮部試。一日，賃驛車至某處，車夫且策驪，且回顧，至中途，忽問勉齋曰：「老爺非姓汪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非江西浮梁縣人乎？」曰：「然，汝何以知之？」車夫又曰：「老爺非乙酉拔貢，以丙戌人都應朝考者乎？」勉齋答曰：「然，然。異哉，汝何以知之若此其悉？」車夫又曰：「然則小人曾盡地主之誼，設筵宴老爺一次也。」勉齋益愕然曰：「汝為誰？姓名職業可得聞乎？」車夫曰：「小人姓劉，字梅軒，琉璃廠清華齋瓷器店主人翁也。貴人善忘，不識我矣。雖然，我如此面目，即遇舊時同事，恐識者亦罕。」

勉齋至是始憶及丙戌廷試後，曾飲於清華齋，其主人實為劉梅軒也。然其店固無恙，疑車夫妄語，乃佯謝曰：「余實不能憶矣，請面我。」車夫反顧，勉齋審之信，驚曰：「果劉梅翁也。然則於何時改業，且奚為而改業？瓷器店尚在，今屬誰？」劉乃歎曰：「是何必問，蕩子之末路耳。」勉齋曰：「固也，盍詳言之。」劉曰：「小人初設肆，生涯頗不惡，乃以飽煖思淫慾，日作冶游，置營業而不顧。曾幾何時，漸就衰落，乃以店售於陳姓，因舊牌號已馳譽遐邇，故未更也。」勉齋曰：「君之車出自租賃，抑自有？」曰：「此我所自備。」勉齋曰：「置此資本，亦非微末，君既窮困，安得辦？」劉曰：「我前者流連忘時，固早知有今日，而先為之備，雖揮霍逾萬，篋中猶儲百金，不肯用。至是，則發金購驛及車，而之市載客焉。當余發軔之始，苦不識道路，往往誤客事。後乃購街道圖一幅，日夕展覽，於驅車時亦攜之，若指南針然。又嘗驅空車往來各胡同以印證之，不數日，而九門內外，縱橫曲直，信所之，無稍誤，且知趨捷徑矣。」勉齋曰：「一歲所獲幾何？」則曰：「約二百金，差足自給，不致餓死填溝壑而已。」勉齋聞之悵然。

包趕程之車

同治以前，行陸路來往京師者，有急事，則千里長途，駕驛車，戴星而行，數日可達，謂之包趕程。

&~JJMRR;&~JJMRR;車

黑龍江向無各項車輛，有達呼爾隨意用柳條編造者。曰&~JJMRR;&~JJMRR;車，輪不甚圓，不求準直，軸徑如椽，而載重致遠，不資輟輟，且以山路崎嶇，時防損折，動以斧鑿隨之。曳車者為牛。一人嘗御三五輛，載糧穀柴草類。然富人乘車，亦用氈毳為蓋，以蔽風雪。間亦有用樺皮，或如棺木者，別號樺皮車，東西布特哈多有之。

車圍

嘉峪關外之西為伊犁、哈密，和闐，再西曰南八城。欲至其再西，必經瀚海，行旅必聯合大車四輛，路宿則以之作圍。翌晨起視，則四車中央之隙地，沙厚數尺，四圍如壁，而中則積沙也。苟不如是，則入夜風烈，車必傾倒，人多埋於沙中，窒息而死。瀚海無路，車行需指南針。世傳行必中道，否則掉入沙中者，誤也。

台車

新疆有台車，【諺語謂驛站曰台。】創始於左文襄西征時，修築馬路，以運輸重，每台各備車數輛。其車如馬車式，曳以二馬，另備馬若干匹，以待更易。新疆底定，遂為常法。行旅至，乘車以赴彼台，至彼台，又易車馬以達他台，馬不過勞，客不淹滯，其法自較驛傳為善也。

柴車

柴車，出蒙古，取材於山，不加雕刻，略具輪轆，以牛駕之。行則鴉軋有聲，如小舟之欸乃然。

駕竿車

駕竿車，蒙古察哈爾之布爾哈蘇有之。車前橫木長丈餘，以繩貫於轆，轆外二馬，木端置於鞍。二人跨馬疾馳，一小時可行六十里。長軸安於車尾，絕無傾覆顛簸之苦。

上海之車

上海之有車，始於同治初，初惟江北人所推之羊角車而已。繼乃有腕車，行旅便之。然士紳商賈之小有財者，每一出入，仍必肩輿。已而馬車漸興，肩輿漸廢，五陵少年，碩腹巨賈，每出必錦韉玉勒，馳騁康莊以為快。又有駕車往來於法租界之十六鋪及三茅閣橋者，載人貨以行，其制較陋，稱野雞馬車。光緒戊申以還，公共租界及法租界皆行駛電車。旋又有黃包車出焉，其車之形式類腕車，惟稍低，且為橡皮輪。其後又有摩托車，則藉汽力以駛行，而以一人為之司機，捷於飛鳥，有公司專賃之，每租一小時，須銀幣四五圓。腳踏車，則必習其行駛之術，始可乘之。塌車以板為之，惟以載貨。

電車為大眾所附乘。摩托車有常年自蓄者，有臨時租賃者。馬車、腕車亦如之。羊角車，則除載物外，惟為細民所僦乘，非鄉居，鮮自蓄者。電車以取值廉，乘之者不僅屠沽傭保，雖達官貴人，富商大賈，亦群趨之，漏網之外溢不計也。然若輩亦時乘摩托車與馬車，以自示其豪。

金奇中僑滬十餘年矣，時電車猶未通也，每出，惟乘人力車，嘗語海鹽朱赤萌明經元善曰：「腕車，貧民所恃以為生者也。既無工廠之建設，不能容納若曹，自必有使其足以餬口者而後可，否則流為盜賊，吾輩不足論，而達官貴人、富商大賈亦將首受其禍，不得自保。其好乘電車也，為一己一時之擲節計則得矣，然亦何不為貧民計，不自為久遠計乎？且又何解於乘摩托車、馬車之糜費也？」赤萌乃曰：「以吾所見，世之達官貴人、富商大賈亦多矣。求其能稍知經濟學者，千百中殆無一二焉。其用財也，無不略於大而詳於小，有時擲之如泥沙，有時較之甚錙銖，俗所謂大拚小算者是也。若輩之乘摩托車、馬車而又乘電車者，亦即大拚小算耳。其究也，雖以貪吝之所得，積至千萬，亦惟傾覆於其子孫之手而已，且更有及身見之者，不亦可為長太息耶！」

上海公共租界街市之繁盛，以南京路之江西路轉角處為最，自晨七時至晚七時，各車往來，不絕於道，約計其次數，則電車四百五十次，摩托車九百次，馬車一千次，腕車一萬八千次，羊角車一千次，有過之無不及也。

上海車夫之橫狡

上海之車夫，以電車、摩托車、馬車之御者為最桀驁不馴，橫行於道。為其所撞者，輒被蹂躪，間與抗論，則即恃其為巡捕所庇之人，而毆詈隨之矣。其可憐者，惟羊角車夫而已。然亦有可憎者。蓋常於外埠各小汽船抵滬之時，手持工部局所給之照會，招攬生意，而客每苦行李之多，必須多車始裝，惟因監視者少，及至逆旅，往往有缺少一二車者。其故在雇車時，車夫必將其照會盡交之於監視者之手，而監視者遂以為照會在手，可不畏其逃逸，即逃，亦已知其號數，可至捕房查緝也。以是監視疏忽而失事者，比比皆是。不知羊角車非腕車可比，腕車之照會，須詳開車主姓名、住址及殷實商鋪擔保，方可領照，而羊角車則不然，故雖照會在手，不啻得一廢物也。

電車

電車，以電力駛行之車也。特設發電所，用蒸氣力轉動發電機以生電流，由架空電線及車頂鐵桿傳達車底之電動機。電動機之軸，由齒輪與電車軸相銜接，故電動機旋轉，電車亦動。車之前後端有半圓筒狀之物，司機人轉其把手，調節電力，可使車隨宜以緩急進退。因供給電力之不同，分為三種。

一為單線架空式，用電柱架電線一條，地上鋪鐵軌，電流入車，車分為二，一燃電燈，一通發動機，復相合為一，循鐵軌以還至發電所。二為複線架空式，上架二線，不設鐵軌，電流由甲線而來，作用既終，由乙線還至發電所。亦有將電

線埋於地下者，歐美大都會多用之。三為蓄電池式，不用發電所，藉車中所備蓄電池之電流以行車，與通常之摩托車同，光、宜間，天津、上海均有之。

上海電車，乃西人所經營，華人雖亦投資，而實權皆為彼所握。車位分兩等，曰頭等，曰三等。初開時，華人慮或觸電，類多望而卻步，頭等座中則更絕無僅有。於是西人假優待婦女之名，以為招徠，於周行某處至某處之路，所號稱圓路者，許婦女出三等車資而坐頭等。殆亦揣摩華人心態，意謂車有婦女，則尋芳獵豔之男子自必相率偕來。自是不及一年，其營業果日益發達，而幽期密約之事，亦出之於車中矣。

徐新華嘗曰：「滬上通行電車，始於光緒戊申，此為縮短里程寶貴光陰而設，繁盛之都會，誠不可少。且上海租界日闢，戶口日增，歐人創之，宜哉！然吾國人之能知寶貴光陰者，百不一觀，乘客之眾，亦惟利其價廉耳。同學某嗜讀，手不釋卷，然出行，輒乘腕車，若不知電車之可節力者。余嘗請其故，某笑曰：『余不得已而僑居租界，日用所需，舶來品多矣，奚有於電車！然吾伏案終日，乘此腕車，徜徉片時，於光陰亦不為耗。況租界電車，率為外人資本，非衣食住各物之尚有國產也。且吾之乘坐腕車，亦尚有深意存於其間。吾固不知社會主義者，然當此時代，工藝不興，游民日多，無所託足，盡人而乘電車，則車夫失業，皆將流為盜賊。吾乘腕車，亦均貧富之一端耳。乘電車者，亦未必皆有職業，皆好求學，於惜陰二字，又何言焉。』」新華，珂之女也。

國人之喜乘電車也，固以無愛國心而然。惟一觀於貧人之趨之若鶩，則又可知國人之怠惰性成，不可救藥矣。蓋以粗足自給之人，節衣縮食，視一錢如性命，而乃甘心捨此二三枚之銅幣，無所顧惜，或且以工作往還，晨夕乘坐，謂非好逸惡勞，夫誰信之！

有陶星卿者，富人也，喜乘電車，常語金奇丁曰：「吾之乘電車也，非節費也，實以腕車之以人代馬，心有不忍，不欲同人道於牛馬耳。且寶貴光陰，取其捷也。」奇丁曰：「然則君何不乘馬車乎？且電車隨在停頓，不得自主，較之馬車，行緩多矣，豈未之見耶？」星卿聞之，不能答。

摩托車

摩托車，俗稱汽車，又稱機器車，日本謂之自動車，京師、天津、上海多有之，用揮發油漲力或蒸汽力、電力等以動之。用揮發油者最多，其速度每一小時能行一百餘里。

周湘雲蓄第一號摩托車

郵有周湘雲名鴻蓀者，席父蔭，納粟為候選道，居上海公共租界牛莊路，闢園於長浜路中，曰學圃，占地二十八畝。其出入也，恆以摩托車。夕陽在地，鄰人聞汽笛聲嗚嗚，則必曰周觀察歸矣。

上海租界所有之摩托車，不論其為自乘，為出賃，其置備時，必納稅於工部局，請領填有記號之執照。是車之初運華也，為光緒丙午，湘雲首購之，遂為第一號。而西人好勝，恥第一號之為華人所乘也，宣統時，使人言於湘雲，願餽銀幣五千圓，取消第一號，湘雲不允。

湘雲之所以得第一號者，以其時摩托車初行，西人且尚未購也。而西人富虛榮心，不欲落華人之後，凡有記號者，必自得之，以哀然居首為幸。如電話，【俗稱德律風。】如馬車，其第一號，皆西人也，此所以不借重資而欲贖之於湘雲也。

上海馬車兜圈子

俗所謂之馬車，與北方之驟車偶駕以馬者大異，西人所創，而吾國仿為之者也。有曰船式者，制如舟。有曰轎式者，制如輿。有曰皮篷者，上有篷，可張可弛。其輪或四或二，四輪則大二小，二輪者輪甚大而車甚高，譯音曰亨斯姆。駕車之馬，普通為一，兩馬者少。御者必二人，皆華服，或且詭異，且有戴無頂帶之禮冠者，涼帽、暖帽惟其時。

兜圈子者，滬人乘坐馬車，周行繁盛處所之謂也。初至滬者及青年之男女皆好之，招搖過市，藉以自炫，曰出風頭。其有女子同車者，非盡眷屬，妓院之名姬及其傭亦或與焉。兜圈子者，例於福州路登車，自山東路之麥家圈，進廣東路之寶善街，出北海路，沿跑馬場，過中泥城橋，至靜安寺路之味莼園。歸途由南京路經山東路之望平街，轉福州路，沿跑馬場，進北海路，由廣東路之寶善街，至河南路之棋盤街，進福州路，轉東至黃浦灘路，進南京路，由湖北路之大興街，至福州路下車。如是而繞行一周，所謂圈子者是也。

腕車

腕車者，兩輪，兩車柄，一坐箱，有幕可舒張，以禦風雨，一人以手腕挽之，使車前行，故名。創於日本，而輸入我國，商埠盛行，滬尤多。一曰人力車，言其專用人力，不煩牛馬驢騾也。而流俗不察，呼之曰東洋車，則大謬。蓋吾國亦在太平洋，不能以東洋二字代表日本，此亦足見國人之無國家觀念也。

有自製腕車者，其形式類於轎式之馬車，居其中者，可蔽雨，可避風，自安適矣。而車之重量，亦必倍於尋常，挽之而疾馳者，猶一人也，此誠同人道於牛馬矣。金奇丁在滬，每乘腕車，輒憫之，必優給酬資，且不促其疾行，而又告之曰：「方食不可疾行，防腸痛也。」

腕車夫爭載王子樵

王子樵客滬，一日，自梵王渡雇腕車至靜安寺，願出銅幣七枚，以作車資。兩車前迎爭客，至互詈，乃問其乙曰：「車資減三銅元，去否？」搖首不答。乃乘甲車去，而仍與以足資。

周月生為腕車夫所給

旅客初至滬，恆為車夫所給。有自紹興至滬之周月生者，居公共租界福州路某旅館，其地距青蓮閣茶肆，數十武而近，以不諳路徑，乃覓腕車以代步。車夫欺其為鄉愚也，索賃資銀幣二角，月生諾。車夫乃曳之至河南路，向東經廣東路，仍折回福州路而始至閣前，令下車，猶謂途長值廉也。月生登樓啜茗，遇其友林子安。少選，子安送之回逆旅，月生始恍然悟，而恨車夫之狡矣。

俞理安不蓄腕車

俞理安僑滬久，居城中，以服務於天津路之敦大錢肆，日夕往來，蓄人力車以代步。未幾而其子肄業於新聞之某校，亦思蓄一車，請於理安。理安不允。曰：「爾可宿於校。我若增一車，則必有人知而來借者矣。卻之，則為人所怨；許之，則不勝其煩。而豢傭之費，修車之資，皆於我乎取，我果何所為而為耶？懷獻侯曰，有車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！」

羊角車

羊角車，獨輪小車也，南北皆有之，一人挽之於前，一人推之於後，亦有無挽而僅有推者，行時，其聲軋軋然。兩旁為乘客之座，齊魯間有鋪以墊者，乘之頗安適。唐時所謂羊頭車子者是也。上海繅絲婦女之往來皆乘之。

塌車

塌車面積甚大，以一寸強之厚木為板，專以載物，任重可數千斤，前挽後推，人數之多寡，視重量以定之。輪在兩旁適中之地，以卸載時可使一端之物，傾嚮於下，隨斜面而落也。謂之塌車者，塌，低下也，墮也。或曰，塌宜作榻，故又有板車之名，則以其板長廣，可睡人而有類於榻也。

灑水車

灑水車，灑水於道時所用者也。車有方木櫃，可儲水數十擔，櫃後橫鐵管一，遍鑿細孔，其管上通水櫃，內設樞紐。

用時以索掣開，水即從管孔噴出，勢如驟雨，驅馬疾行，約可灑半里許。

腳踏車

腳踏車，即自轉車也。兩輪前後直立，前輪有柄夾持，可左右以正方向，後輪之側附以鋼鍊，與曲拐相聯。乘者以腳踏曲拐，使鍊牽轉後輪，前輪亦隨之而轉，以向前進行。慮妨行人，則振鈴以告。男子所用與婦女所用者，異其式。又有用汽力者，年少子弟輒喜乘之，以其轉折靈捷而自由也。我國婦女乘之者絕少。

龍尾車

華亭諸生徐朝俊，承家學，爛渾天理數。嘉慶己巳，製龍尾車，為灌田之用。一車以一童運之，進水退水，無立踏、坐踏之勞。

搖車

寧古塔人之生子也，方彌月，即置之搖車。車以柳絲作圈，每端有兩孔，以長皮條穿之，內外彩畫，且有響鈴。其中墊薄板，懸於梁，離地三四尺。帶縛嬰孩，使不得動，哭則乳之，乳之而猶哭，則搖之，口唸「巴不力」三字，如吳江之唸啞啞也。

囚車

刑人於市曹也，以車載之往。車無蓋，曰囚車。有壯士挾刀夾之，懼其逸也。車之無蓋音，意若曰汝之首且將落矣。

冰車

冰車，俗名拖犁，一名凌犁，又名托犁，俗呼冰排子。其形方二柞，妝口，可容三四人，高僅半尺餘。上鋪草簾，底嵌鐵條，取其滑而利行也。人坐其上，一人支篙撐之，捷於飛騎，京師、天津皆有之。撐者，例備皮襖一襲，無客則白衣以禦寒，有客則奉客鋪墊。隨地僱坐，價甚廉。

天津城南地勢窪下，夏潦秋霖，汪洋彌望，冬則冰膠如鏡，居民以凌犁往來。康熙時宛平查魯存邀同人作冰泛之游，魯存得長歌一篇，中有句云：「晶瑩倒射天影白，七十二沽無水聲。」

扒犁

黑龍江布扒犁，如凌犁，不施鐵條，屈木如轅，駕二馬以行雪上，疾於飛鳥。

送喪車送喪轎

喪家之出殯也，其親屬送之，所乘之車，必圍以白布，曰送喪車。用轎者亦然。

山東沿海之車騎

山東沿海濱多淤沙，不通舟楫，故遵陸者必騎，騎以驢或馬，或乘騾車，或乘騾轎，或乘小車。大抵即墨以南，道路平坦，騾車通行。即墨以北，嶮路崎嶇，海灘濘濘，跋涉稍艱，非騎驢乘轎不可。河無橋梁，淺者徒涉，深者乘筏以渡。各村皆有小逆旅，宿一宵，費錢十餘文，惟多塵垢且黑暗耳，越宿而仍車或騎矣。

京官乘輿乘車之沿革

王文簡公士禎有贈南海程駕部可則詩，有「行到前門門未啟，轎中安坐喫檳榔」句。時京師正陽門五更啟鑰，專許轎入，蓋京官向乘肩輿也。杜紫綸太史詔始乘驢車，後漸有之，然幃幔樸素，且少開旁門者。是易轎為車，固在乾隆、嘉慶間矣。

道光初，京官復坐轎，即坐車，亦無不後檔。後檔者，蓋闔門於車旁，移輪軸於車後，取其顛簸稍輕，乘坐安適也。至同治甲子，則京堂三品以下無乘轎者，以轎須歲費千金，一品大員始有多金可雇轎役也。光、宣間，貴人皆乘馬車矣。然王公勳戚，尚有乘後檔旁門車者。

或曰，雍正時，京城已有驢車。乾隆時，劉文正公統勳之車則駕白馬，人見有白馬車，不問而知其為劉中堂來也。自川運捐例開，騾車始出，故其時又名騾車為川運車。然劉海峰云，雍正時已有騾車矣。

騾車之有旁門，則紀文達始創之。定制，三品以上方得乘用。然光緒庚子後，乘車者為欲安適，咸爭乘後檔車。蓋舊式車坐處，正值輪軸之上，顛播殊苦，車底苟非編藤為之，行十餘里，即困頓不堪言狀。惟圍人坐處，距軸最遠，所傳搖動力少殺，為一車最安處。故風日清和，士夫命駕出游，或紈袴子弟為競車之戲，皆好坐其處。特奔走權貴者，不能以峨冠博帶露於外耳。庚子後，西式馬車盛行，風氣又為之一變矣。

顯轎

轎有二解：一，小車也；一，竹輿也。今於凡為輿者，皆呼之曰轎，不必悉以竹為之矣。

顯轎者，可露坐，其上下前後左右皆無障，顯而易見也，一曰明輿。官吏乘之者，為各省鄉試入闈時之主考、監臨、監試、提調，郡邑迎春時之知府、同知、通判、知縣、教官、縣丞、典史。其時乘之者必朝衣朝冠，端拱而坐。迎神賽會時，則為神所乘。

八轎

京官無坐八轎者。外官為督撫、學政，可於大典時乘坐，將軍、提督亦偶有乘之者。俗謂之八轎者，以輿夫有八人，前後左右各二，曰開檣，蓋四人舁之為直檣，八人舁之為橫檣，輿前無所阻礙，古所謂起居八座者是也。轎之四周，幃以綠呢。命婦之得其夫、其子之封典者亦乘之。

四轎

以輿夫四人所舁之轎，俗呼之曰四轎，前後各二。京官之得用輿者，及外官自藩、臬以下，及命婦之得有夫若子之封典者，皆得乘。四周飾以藍呢。

眠轎

長途跋涉之肩輿，較普通者深而廣。以常日危坐之易於疲乏也，可偃臥其中，且置應用各物耳，俗呼曰眠轎。

福文襄役轎夫三十六名

福文襄王康安出行，輒坐轎，須用轎夫三十六名，輪替值役，轎行若飛。其出師督陣，亦坐轎。轎夫每人須良馬四匹，凡更役時，輒騎馬以從。

轎中裝煙斟茶

某督四川，其轎甚大，須夫役十六人，始能舉之。轎中有小童二人侍立，為之裝煙斟茶，並有冷熱點心數十百種，隨時可食之。

輿夫為太守之父

齊雲輿夫有某者，操北音，其同伴亦不省所自來，訊之，旗人也，住齊雲者二十餘年。適旗人有任徽州守者，奉太夫人進香於齊雲，抵山腰，遇輿夫某，訊之，得實情，知為父，遂迎歸以終養焉。

某年二十許，膂力方剛，負氣自豪，與人鬪毆，瀕死，懼罪潛逃，竄身大江南北之各寺，後之齊雲，終焉。方逃時，妻有娠，不知也。逾八月，生男，即徽州守也。為所毆者遇良醫，不死，得未減，亦不知也。後二十餘年，子以包衣進士知縣洊擢徽州守，時以不得父耗為痛。太夫人長齋繡佛，一日，進香於齊雲，為夫祈冥福也。憩山麓，易山輿，而太夫人輿適為某所舁。於時春仲，氣候已暖，眾輿夫以登陟勞頓，汗流被體，皆赤膊。某以肩太夫人輿，未敢袒裼。太夫人在

輿，察其貌，訝之，聆其同伴話言，若解若不解，徒以在道中，未便致詰。歸而語守曰：「爾父出亡久矣，存亡未卜，即有之，聲音笑貌亦不能記憶，然左脅下有黑毛一撮，實為暗記。昨見齊雲輿夫，不知以何故而動心，兒可徐辨之。」於是守亟命役喚某至，太夫人垂簾坐於內，太守堂上立俟之。既至，命毋跪。亟命役去其衣。某立堂下，大懼，戰慄甚。及去衣，而脅下毛見，太夫人亟步出簾外，先審其旗籍祖父，次考其妻族父母，次問其因何至此，何罪而逃。某屏息，不敢聲，太守下堂慰之曰：「毋畏，有語可徐陳之。」某色稍定，迺以次應對。語未半，太夫人泫然出涕曰：「是矣。」太守趨跪其前，某亦跪。太夫人指守而言曰：「彼，是爾子也。」某戰慄，不知所答。太夫人攜之上堂，曰：「猶識吾否耶？」是時之某，已若木偶，或推之，或挽之，茫然莫適所從。太夫人挽之入內，使沐浴，易冠履而出，太守扶之登堂。須臾，絲竹競奏，水陸並陳，飄飄乎若羽化而登仙矣。

王廣蔭輿被阻

通州工部尚書王廣蔭官京師時，嘗乘肩輿入朝，行至正陽門，見前有某世爵之舊呢後檔車，疲驟駕之，從者亦寥寥，按轡徐行，阻王輿，不得進。前驅者以鞭揮之曰：「某馬疾，且欲入朝，君等權時落後，何如？」從者大怒曰：「爾倚官勢，敢打世家僕耶？」言未已，忽車中一戴珊瑚頂八團補服者舉簾，露半面，徐睨，手揮從者退，曰：「工部王大人，紅人也，爾等不可犯，避路讓之。」便攬轡路左不行。王知某世爵貧而狡，急降輿謝罪，某亦拉手相問訊，無怒容，乃分道去。過午歸，有青衣持帖送一僕至云：「適在路獲罪，送府領責。惟此奴體羸，為尊紀所捶傷，咯血數矣，祈藥之，可無恙也。」王知其詐，顧無如何，贈白金二十笏，命從者致辭曰：「敬呈藥資，小价已痛懲矣。」事乃已。

王壯武臨陣乘輿

湘鄉王壯武公鑫為湘軍儒將，帥師剿粵寇。其臨陣也，不策騎而乘輿，輒端坐輿中，指揮將士。

拉旺多爾濟乘四馬輿

額駙拉旺多爾濟多膂力，每扈蹕，乘四馬輿，駛行如飛。其法，用四馬扛之，四僕別乘四馬御之，齊手一鞭，馬已駛數里矣。

馬輿

乾隆壬辰春，金匱秦大樽太守朝鈺游晉，暮春，自晉入都，乘馬輿以行。至正定，時桃李盛開，夾道綠楊如畫，數十里不絕，大樽於輿中口占一詩云：「輕雷小雨漲山泉，淨洗桃花徹骨妍。一枕軟輿蝴蝶夢，春魂飛繞綠楊煙。」

騾輿

騾輿形如箱，長四尺弱，闊一尺強，高三尺弱，以二長槓架於前後二騾之背。槓上置輿，頗寬大，可坐臥其中，並略載行李。其行較輿車為靜穩，而次於人所昇之輿，北數省旅行多用之。

響輿

長沙之輿，制亦普通，惟昇行時，輒有聲格格然，行愈疾，響愈甚，蓋於機振中膏以油也，俗謂之曰響輿。紈袴少年之招搖過市者，輒喜乘之。

泰山之輿

游泰山者必乘肩輿，其輿與南方絕異，僅有南方輿之上半，而去其下半，故兩足下垂，以一木板託之。坐椅之兩旁，貫以兩木槓，木槓之兩端，繫以一皮條，而輿夫之肩此皮條，兩肩不時更替。其行也，非若南方輿夫之一前一後，後者之面，對前者之背也。乃兩人同時面向所行方向以行，故坐者為側坐，而行者為橫行。蓋泰山高四五十里，獨身步行數十武，即已不支，況曳百斤之重以升數十里之高乎。於是而兩肩更替，使輿夫不至過勞也；於是而橫行，使輿自下而上不至傾斜也。

衡山之輿

衡山輿夫矯健冠天下，走及奔馬，上峻阪，走獨木危橋，輿在肩側，其足逡巡，二分在外，而輿平如衡，曾無少欹仄也。

藤輿

藤輿，以藤為之，有左右前後皆無所障者。宣統辛亥，始有人創之。且以其重量較竹製者為輕，輿人易於舉步，遂能疾行，其賃價亦較廉。

粵中之輿夫

廣州肩輿大而華，捷而穩，或謂如置杯水於乘客之手中，行百里，不敬傾也。而輿夫亦甚倨，值至昂，如乘輿至西關，【西關為廣州最繁盛地，富商大賈多在焉。】往返須銀幣二圓數角，或至三圓。輿夫飲饌亦精，白飯粲然，非肉不飽。且每日得值可一圓有奇，多者輒二圓，約足一二日之用，即徜徉歸家，非明日，不再服役，雖以重資雇之，不應也。凡官吏之長僱輿夫者，本人之妻子乘之則可，如媳、女及妾乘之，則必須別給輿資之半，雖與之嚴重交涉，決不認可。其言曰：「此同行規則，雖欲不遵，而無如何也。」

長僱輿夫者，每人每月僅工銀十餘圓，較之短雇，則為值廉矣。輿夫舉步極速，有飛輿之稱。間有欲圖廉價者，則別有湘籍之輿夫，可以雇用，每月工資人約七八圓，而出行之際，穩步徐進，不能速也。

病輿有四名夫，三名夫之別。三名夫，加一橫木於輿門之前，以繩繫之。四名夫，再加一橫木於輿窗之後，距離至近，不開四，【開四即現任官所乘之四人肩輿。】亦不換肩。其中以第三人為最難，必老於此道者，方可為之。以其地位接近輿後，面向輿窗，不能俯首視地，以他人之遲速為遲速也。

八卦輿

粵西鄉村婦女，率多天足，肩挑負販，與男無異。柳州、來賓一帶，時有昇肩輿為生者。世以陰陽爻象譬之，如坐客為男，二女肩輿則似坎卦，坐客為女，前女後男肩輿則似震卦，以此類推，則八卦全矣。

三丁拐輿

滇中有三丁拐輿，輿以竹片編成，以前二人後一人昇之。滇人名三丁拐，蓋滇省萬山叢積，道路崎嶇，行旅至艱，俗有「路無三里平，家無三分銀」之諺。

南昌輿夫

南昌官紳所乘之輿，昇之者皆奉新人。

廬山輿夫

有游廬山者，謂在牯牛嶺有肩輿可乘，山南則無之。蓋山南屬南康府，族法至嚴，不許子弟充昇輿之賤役，偶或犯之，則削籍出族，不若牯嶺之屬九江，為輿夫產生之地也。

花輿

花輿，娶婦家用之，新婦自母家乘以赴夫家者也。晚近以來，雖有以摩托車、馬車代之者，而頑固人家之閨媛，猶守其舊習，以不坐花輿自儕於妾為恥。輿以四人昇之，四周皆繪人物花鳥，罩幃於上。輿有小燈，雖白晝，亦燃燭。新婦坐其中，而垂簾焉，所謂閉置者是也。輿之前後，各有導從，且有奏樂之童子引之。

爬山虎

光緒時，皇后、妃嬪侍孝欽后膳畢，孝欽乘爬山虎還宮。爬山虎，竹兜之類也。墊分黃紅藍三色，皆繡繁花，以兩太監荷之行。

馱運

馱，馬負貌，凡以背負物者，不論人畜，皆謂之馱。青海草地行程，馱運最艱苦。牛馬所載者輕，而腳價與駝價則一。每馱每日之價，有至銀二兩者。駱駝飼養最易，行路最便，草地一駝之費，歲僅需銀四兩耳。